

虞舜大典

近现代文献卷

二

陈仲庚 王田葵 尤慎 蒋华
张京华 周亚平 吕芳文

辑录整理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

岳麓书社

虞舜大典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虞舜大典

陈仲庚 王田葵 尤慎 蒋华
张京华 周亚平 吕芳文
辑录整理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

近现代文献卷

二

岳麓书社

·长沙·



第二册目录

论说编

历史类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许顺湛 (003)
中国文化史宜从尧舜讲起	吕绍纲 (017)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王树民 (028)
论五帝时代	李先登 杨英 (035)
五帝史迹考——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产生	巩 文 (052)
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	王社教 朱士光 (062)
《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兼论战国中期的禅让思潮	刘宝才 (070)
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 与发展的重要线索	钱耀鹏 (078)
尧舜时代：政治理想的远古投影	陈泳超 (094)
谈谈舜家族的图腾	周幼涛 (100)
关于舜帝历史文化研究之探求	翟满桂 蔡自新 (105)
永州瑶族舜帝崇拜初论	赵荣学 (113)
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	顾希佳 (119)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	王克林 (132)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	王克林 (145)
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	钱耀鹏 (157)
论舜帝文化	梁绍辉 (168)
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节选）	郑杰文 (177)

五帝时代都邑考	曹桂岑 (181)
《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	罗新慧 (191)
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	何 弩 (200)
试论舜帝的历史功绩	郝仰宁 全毅 (206)
舜文化的阐释与演进 (节选)	何红斌 王田葵 (213)
马王堆出土帛书地图柱状物的寓意	周九宜 (250)
鬼崽岭疑为舜帝墓地	董 民 (252)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梁韦弦 (255)
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	马世之 (263)
从尧舜禅让的实质看传子制的确立	马 兴 (275)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	赵东升 (284)
古史文化与“户口”之争	孟世凯 (297)
帝舜的明德篇 (节选)	杨东晨 (305)
重新审视舜帝传奇生涯中的诸多问题	张泽槐 (341)
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历史源头及黄帝时代的国家性质	梁绍辉 吕芳文 周亚平 (357)
古代尧舜祭祀与民族认同	马 兴 (364)
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地位应予重新认识 (节选) ...	王奇伟 (371)
帝系新研 (节选)	郭永秉 (373)
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	杜 勇 (515)
试论大舜籍贯及大舜文化与东夷文化、仁学思想的关系 ...	钱宗范 (525)
蒲姑, 东夷大国风采觅踪	李象润 李浴洋 (531)
国家的诞生与虞朝的建立 (节选)	王钧林 (537)
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	王震中 (543)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	张国硕 (549)
大舜、龙山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	安作璋 (564)
虞舜时代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	田广林 魏尉 孙玮 (568)
大舜文化与儒家的“大学”教育	王恒展 刘晓洁 (574)
舜与龙山文化黑陶	马新义 (587)
三大远古文化奇迹辉映虞舜时代东夷文明	刘凤君 (593)
虞舜时代的伟大丰碑: 营丘九头图与崇山石祖林	王宪明 (600)

浅论大舜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何海龙 (607)
帝舜南巡建九嶷观象台与舜葬九嶷	雷运福 蔡建军 (612)
帝舜有虞氏是夏朝的奠基者	王仲孚 (631)
虞朝的建立与夏商周三代文明	安作璋 (634)
舜教“五典”与“宗法制”国家体制的形成	陈仲庚 (642)
虞舜时代制度文明对夏王朝的影响	周亚平 毛健 (651)
尧舜禹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纯生 牧文 (658)
舜与虞朝的建立	王钧林 (664)
试论舜帝统治时期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及其基本特色	钱宗范 (673)
舜“国”论	蒋 华 (681)
“舜城”济南与大舜文化	张华松 (692)
从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看虞舜在世界文明史的作用	
与影响	郭辉东 吕芳文 (717)
尧舜禹关系刍议	李家福 (737)
从古文献反映出的历史演进看中国上古史的信与疑	徐义华 (741)
尧舜禹时代陶文的发现与研究	谢玉堂 (761)

论说编

· 历史类 ·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许顺湛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但是多少年来，大部分学者把夏代以前都视为传说时代，其结果是中国文明史只能达到四千年前的夏初。大量的发掘材料证实，中国文明史远远超过四千年，甚至可以达到五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结果，只能说明夏代的开端，距五千年文明史还有一段空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对五帝时代进行研究，才能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跨越疑古的迷津，摆脱“传说时代”的传统观念。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便写了《五帝本纪》，说明史学泰斗司马迁是承认五帝存在的。因为它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平列并排为首篇，我认为应该称为“五帝时代”。

一、五帝时代解

五帝均在夏代以前，他们对古代社会都有突出贡献，如《国语·鲁语上》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史记·五帝本纪》中所确认的五帝，正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且认定他们是上下相承袭的发展关系。但是史书上记载的五帝并不只是这一种说法，还有太昊、炎帝、黄帝、尧、舜为五帝一说；有少昊、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一说；有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又一说。以上三种说法也许各有各的理由，不过有的学者把太昊与伏羲合为一人，把炎帝和神农合为一人，并且归入“三皇”之列。关于少昊有的学者把他确认为黄帝之子，有的学者则把他列为太昊的继承者。这些纠葛很难理清，司马迁没有采纳，而采纳了《国语》上所说的五帝，这不仅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顺序，同时也没有过多的纠缠。所以，我主张以《史记·五帝本纪》为基础，来研究五帝时代。

关于五帝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把他们不仅确认为王位继承关系，而且还把他们确认为有血缘传承关系。如《史记·三代世表》中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蛭极，蛭极生帝啻，帝啻生尧。”“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蛭牛，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从这里便可以看到，所谓五帝，都属于黄帝血缘系统，但是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尧、舜、鲧、契、弃是同时代人，颛顼至舜，其间隔有穷蝉、敬康、句望、蛭牛、瞽叟五代，而颛顼生鲧，鲧与舜同时，其间五代人挤到哪里去了？帝啻继承颛顼，为颛顼族子，但是帝啻生尧、生契、生弃，全与舜同时，其间四代人挤到哪里去了？其实五帝并不一定是父子祖孙相传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部族，或者是一个部族的祖先神。我们应该知道远古时期往往人名与部族名称是统一的。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蛭氏，生黄帝、炎帝。”说明黄帝与炎帝是同时期两个人，但是《帝王世纪》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看成是一个具体的人，岂能五百年以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显然是指部族而言。《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少典生黄帝，黄帝孙是颛顼，女修是颛顼的苗裔孙，可是女修的儿子大业又娶黄帝的妹子女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把少典看作是一个部族，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再看看共工这个人物。《淮南子·兵略训》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又说“（共工）与高辛（帝啻）争为帝”。《韩非子·外储篇》说“（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从颛顼、帝啻到尧时都有共工，最后把共工杀于河北省的北部。共工是死了。但是《荀子·议兵篇》中却说“禹攻共工”。共工又活过来了。共工被杀是真的，后来又有共工也是真的。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把他理解为一个部族，同时还要理解为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部落酋长或部族首领。所以这种人物的名称有双层含义。杀了一个共工又来了一个共工，这是部落酋长名字延续的结果。即在部落中经历若干代，领袖可以更换，但领袖名字始终如一。如共工族团第一代领袖称共工，第二代、第三代……共工部族的领袖都叫共工。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介绍印第安人的部落时就有确切的例证。从以上分析的结果看，可以说黄帝、颛顼、

帝喾、尧、舜都分别是代表一个族团，他们的承袭序列，反映了不同时期在中原地区分别居于领袖地位。但是也不能彻底否定他们之间的相生关系。我这里说的相生，不是严格意义的父子相生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族团。所谓相生，实际上是族团的分支，分支后又各自形成系统。《史记·三代世表》中说的颛顼、帝喾、尧、舜以及禹、契、弃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里还说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十二姓。《世本》（秦嘉谟辑本）说十二姓发展到周代，已形成 510 个姓氏。《山海经》里说：“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是为犬戎。”北狄与犬戎也是黄帝后裔。颛顼本身也是一个大族团，《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颛顼有才子八人，实际上是八个子族。《山海经》里还记载了颛顼族团的分支情况，如说：“季禹之国，颛顼之子。”“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国曰中轮，颛顼之子。”“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帝喾也有八个子族。《山海经》中有不少帝俊（即帝喾）族团的发展情况，如《大荒东经》记有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等；《大荒南经》记有三身之国、季厘之国、羲和之国等；《大荒西经》记有西周之国。这些国都是从帝喾族团中分支出去的。除此之外，帝喾的子族有帝尧，曾继承了中原的盟主地位。另外，他的子族契为后来商族的始祖。子族弃，后来成为周族的始祖。尧舜主宰中原，加强了统治措施，他们的族团没有大的分支。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所谓五帝，确是五个领袖族团，五帝之名是族团之名，因此对于五帝的年代就不能相信《竹书纪年》的记载。《竹书纪年》说黄帝在位 100 年，颛顼在位 78 年，帝喾在位 63 年，尧在位 100 年，舜在位 50 年，共 391 年。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好，寿命都不是很长，能够执政 50 年、60 年、70 年，甚至 100 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从族团的世袭领袖名字来考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黄帝族团居于领袖地位后，又分支出来玄器族团、昌意族团、少昊族团，甚至还分支出北狄和犬戎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二十五子，即分支出二十五个子族。黄帝族团这样的分支发展岂能在 100 年内形成！颛顼族团和帝喾族团的分支也十分惊人，不仅出现了中原领袖族团，而且其分支中还有不少“侯国”，这岂能在 60 多年、70 多年中完成！我的意思是说，《竹书纪年》所说的五帝年代，不仅不能与具体的人相对应，更不能与族团的情况相对应。惟一

可供参考的是《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尽管《纬书》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但是《春秋命历序》谈到的五帝纪年，还是比较合理的。如说“帝啻传十世乃至尧”，又说“帝啻传十世，四百年”。《史记·三代世表》说“帝啻生尧”，因此帝啻传十世应该包括尧，历时400年。假如舜执政50年可信，那么夏代立国距帝啻初当为450年。夏代的立国，学术界认为大体在公元前21世纪，即距今4100年左右。以此为基础向上推算，帝啻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550年左右。《春秋命历序》说：“颛顼传九世（一说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年。”在帝啻积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算，颛顼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9世纪，即距今4900年左右。《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千五百二十年。”在颛顼积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算，黄帝年代当始于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420年左右。我引用《春秋命历序》的记载，并不是说五帝的积年绝对准确，充其量说也只是一个大概。不过这个大概的积年较《竹书纪年》合理，因为《春秋命历序》认为：黄帝、颛顼、帝啻是代表若干世，这个“世”应理解为重要的领袖更替，而不是具体的一代人，这与我前边介绍五帝的情况比较接近，能够讲得通。因此，五帝时代的积年可以说大体约有二千年之久。

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五帝时代是以黄帝、颛顼、帝啻、尧、舜为代表，其实同时存在的部落、部族、邦国还很多。黄帝时有万诸侯，最著名的如少昊、炎帝、蚩尤、共工、祝融、夸父、刑天等等。颛顼、帝啻时期同样如此，尧舜时期甚至把各邦国领袖组织成联邦制王朝，最著名的如鲧、禹、皋陶、伯益、契、弃等等。不同时代不同部族或邦国，均在自己活动的地域生活，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大小的文化遗址，即学术界通称的考古学文化。

尧舜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属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类型很多，要知道尧舜属哪一类型龙山文化，还必须弄清尧舜活动的地域。我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曾经进行过考证^[1]，认为尧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晋南、冀中南和豫北；舜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晋南、豫北、鲁西和豫东。但是尧舜活动的中

心地带，应该说是晋南，因为《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建都地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应该是经济文化中心，只有在这个地区发现相应的文化遗址才最有代表性。舜早期是尧的联邦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是仅次于尧的领导地位。长时期与尧在平阳，应该说平阳也是舜的中心。《竹书纪年》说舜“耕于历山”，《帝王世纪》说“舜居蒲坂”，“舜嫔于有虞”，历山、蒲坂、虞均在晋南。因此舜与尧的文化遗址不容易区别，只有把尧舜合为一体来考虑考古学文化。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地区。在临汾盆地发现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 75 处，分布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遗址面积一般都在数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到十几万或数十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有 3 处：翼城县开化遗址，面积 128 万平方米；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为 230 万平方米；襄汾县陶寺遗址，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2]。陶寺遗址的面积在各地龙山文化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在陶寺遗址已经发掘了 700 多座墓葬，其中有 9 座大型墓，棺内撒朱砂，有的墓内随葬品达一二百件，特别重要的是墓内出土了龙盘、鼍鼓、特磬等王室重器和一些礼器^[3]。近年来，在临汾下靳地又发掘了 480 座陶寺类型的墓葬，出土了 250 多件各类重要文物^[4]。与陶寺遗址发掘资料比较，没有陶寺遗址大型墓葬的规格高。正因为如此，说明了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尽管陶寺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也足以证明尧都平阳的可信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大墓不是同时期的，是几代首领埋葬同一墓地。说明尧都平阳不是一代人，而是若干代。

晋南地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有三个¹⁴C 测定的数据（经过树轮校正），一个是公元前 2875 年，即公元前 29 世纪；第二个数据是公元前 2460 年，即公元前 25 世纪；第三个数据是公元前 2440 年，即公元前 25 世纪。陶寺的第一个数据约与颡顼同时，第二和第三个数据向上未能超过帝喾年代，向下也没有晚于夏代，正好在帝喾与夏之间。大体上说把陶寺类型文化中晚期确定为尧舜文化可能不会有大的错。

关于帝喾活动的地域，《史记》说帝喾的祖族玄囿“居江水”，《正义》引《括地志》说：“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这里说帝喾祖族在豫北一带。《竹书纪年》说帝喾“居亳”，前代史地学家都认为其地在偃师。关于帝喾的“葬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

丘城南台阴野中。”今濮阳确实留传下来有帝喾陵。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帝喾活动地域当在豫西和豫北。《史记·三代世表》说“帝喾生尧”，“帝喾生契”。前边谈到尧都平阳，陶寺遗址的年代当包括尧的祖族帝喾积年。帝喾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史记·殷本纪》正义说：“有娥当在蒲州也。”平阳、蒲州皆在晋南，因此晋南龙山中晚期文化可以说有些是帝喾的本族文化，有些可能是帝喾的通婚族文化。豫西的王湾类型龙山文化，¹⁴C测定为公元前2390年，即公元前24世纪，在帝喾的积年范围以内。豫北的龙山文化，如安阳八里庄遗址，¹⁴C测年为公元前2585年，即公元前26世纪。汤阴白营遗址为公元前2590年，即公元前26世纪；还有一个数据为公元前2155年，即公元前22世纪。从上述数据看，这些遗址也全在帝喾的积年以内。

关于颛顼活动的地域，《竹书纪年》说颛顼“居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说颛顼“居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说：“东郡濮阳县故帝丘。”所以说颛顼既居帝丘，也都帝丘，其地在今河南省豫北濮阳市辖区。颛顼不仅都濮阳，而且也死葬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颛顼冢，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是也。”今濮阳市尚有颛顼陵，碑碣林立，香火不断。颛顼的建都地和葬地都在豫北濮阳。颛顼的祖族是昌意，在濮阳市辖区南乐县传有昌意城。颛顼的分支族很多，分布范围也很广，但是代表颛顼活动地域的还应该是建都地。豫北后岗类型的龙山文化，如安阳后岗遗址¹⁴C测定的数据，有一个是公元前2785年，即公元前28世纪；另一个为公元前2625年，即公元前27世纪。这两个数据在颛顼积年之内。颛顼、帝喾都是中原的族团，前边所说的积年是指居于领袖时期的年代，实际在他“执政”之前已经存在，在他领袖地位更替之后，族团仍然存在。所以对照考古学文化年代，上不能封顶，下不能封底，如果上下超出积年范围也是正常现象，这一点也必须理解。从年代和地域综合分析，颛顼当与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相对应；帝喾当与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早期相对应；尧舜当与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对应。

关于黄帝族团所活动的地域和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我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有专题研究^[5]。黄帝活动的范围很广，但其主要地域是在黄河中下游大中原之内。河北的涿鹿、阪泉，是黄帝与炎帝、蚩尤发生战争的